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何蕙仙

李星史，羊城名下士也。祖、父並官京師，生產於米市衢。其宅相傳有妖異，後樓三楹，恒虛之弗居，歲時致祀。或謂為靈狐所據，藉作修道習靜之所。每值風清月皎，輒見有老翁執卷憑窗，或仰天獨坐，若有所思，銀鬚過腹，披拂臨風，習以為常，亦不之異。當生母臨蓐時，突見老翁匆遽入室，向之賃屋。生母叱之，遂隱。俄而產生。未十日，樓毀於火，因疑生為靈狐轉世。及長，有文在其手，若篆文星字，爰字之曰星史。入塾讀書，聰穎異常兒。□餘歲，祖、父相繼逝，載■南旋，與親友酬應，恒操北音。所誦多莊、列諸子書，授以帖括，弗解也；強使習之，亦能相綴成文，旋即棄去。應學使試，以詩賦列前茅，遂游邑庠。明年秋試，房官以其經藝策文冠場屋，力薦於主司，得登賢書。春初公車北上，道經濟南，忽於旅邸遭重疾，僵臥一晝夜。恍惚中夢至一處，宮殿崔巍，彷彿王者居。廊下列屋□二，左右各六，其中各有專同。偶入一所，見一老者方據案疾書，忽睹生至，投筆作禮，問生來此，將何所求。生告以「入都求名，可得雋否？」老者展冊閱之，笑曰：「此行可獲嘉耦，成名則未也。」復相生面曰：「子有隱疾，當為治之。」乃進一刀圭。生覺涼沁肺腑，百體皆適。及醒，霍然遂愈。

至京，往訪舊宅，則已易主。因主於何水部家，固戚串也。水部有一女，曰畹秋，小字蘭仙，容貌秀麗，兼通書史，猶未字人。一日，以陪女伴入園，偶經生書舍外，生瞥見之，不覺神為之奪，摹想芳姿，頗涉遐念，入夜輾轉不能成寐。忽聞窗外有彈指聲，生舐破窗紙微窺之，則一麗者也。鬢影斜攏，衣香暗射，低聲喚生啟門，口脂之馥從窗隙入，頓為魂消。雙扉乍啟，女已先在燈下，視之，比何女尤為豔絕。生笑詰女從何處來。女曰：「來處說遠就遠，說近就近。特來伴君旅邸寂寞，甯不佳耶？」生請姓氏。女曰：「妾亦姓何，小字蕙仙，以行二，故字仲芬。日間見君目灼灼似賊狀，知君心動矣。君視妾較阿畹固何如？」女即坐生案旁，翻閱典籍。生曰：「卿亦解此耶？」女曰：「若以詩詞論，恐君向女相如長聽受教也。」生因戲謂女曰：「今夕願備絳帷弟子列，先以玉杵酬師何如？」女怒之以目，曰：「俗哉君也！」言罷，支頤作倦態，嫣然一笑，先入寢室。生亦移燈解衣，擁之而眠。自此朝往夕來，儼如伉儷。

生入場，文頗得意，出以示女。女曰：「君之功名未也。非甲科中人，何必強求。」榜既揭，名落孫山，家中催歸符亦至，束裝將作歸計。生欲攜女同旋，商之於女。女曰：「緣尚未可。請先為君執柯，何如？」生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何女亦閩中之翹楚也，得婦如此，於願亦足。妾請為君謀之，必有以報命。」生曰：「然則何以處卿？」女曰：「請俟他日，再定位置，亦未遲也。」生躊躇未可，女已別去。

生舅氏在京，官居台諫，頗著直聲。女假生母書托求何女，專價走請。何水部素知生才，重以舅氏作冰人，欣然許之。生母得書，疑出生意，知姻事已諧，亦不深究，因命即於京師賃室為青廬，彌月後挈婦言旋，以省長途跋涉。一切事皆女隱為摒擋，備極華麗。結之夕，女絕不至。出京還粵，行李耀，行未數程，猝遇伏盜，眾倉皇不知所出。忽見一美婦人窄袖蠻，馳馬驟至，連發三彈，殺三賊，餘賊披靡逸去。生視之，則女也。方欲執手慰問，而女已縱轡絕塵，倏忽不見；還視車中，何女粉汗侵淫，戰慄無人色，謂生曰：「頃所見美女子，必非凡人，當是紫綃紅線流亞，天遣來相援耳。」生亦含糊應之。即令減獲輩焚香頂禮，祝其再臨。

既抵家，廟見，諸戚串群贊新婦之美。顧生終念女弗置，詭稟母山東學使聘其閱文，「兒已許之，不可不往。」遂自粵乘輪船抵析津，宿於驛舍。發篋出女平日所弄物玩，摩挲再四，睹物思人，淒然淚下，是夕為之目不交睫。明日早發，賃車詣京，半途遇一云暫過生前，忽一女子牽簾呼生曰：「君非何蕙仙之男子耶？蕙仙現遷新屋，特遣僕從迎君，已待於蘆溝橋畔矣。妾有魚函一緘，君轉致。君前程當自珍重。」分道馳去。抵橋，果見長鬚奴三人，控車來迎。生問：「在何處？」曰：「至當自知。」驅車逕進宣武門，亦無詰之者。須臾，車止，甲第巍煥，狀若貴家。鬚奴肅生入內，閫者見生，咸屈一膝請安，若素識然。曲折歷門閤數重，迴廊邃室，復幕重簾，幾令人迷不能出。最後登一樓，極軒敞，諸鬟□數人簇擁女至，靚妝炫服，更益媚。生喜極不能言，但訴別後相思之苦。女謂生曰：「此君之別業也，已為君納資作太守，指省山東，不日即可領憑赴任。妾以君像懸齋中，婢僕來服役者，悉令參謁君像，故見君悉如故主，非有異術也。」

翌日，生詣吏部請憑，改授閩省泉州。生喜與家鄉相近，得以版輿迎養，因商之女。女笑曰：「君牀頭人若來，何以處妾？」生謂：「當如英皇之並尊，勿作尹邢之相避。」生從水道先至官，蒞任數月，然後遣紀綱南返眷屬。生母生妻驟獲此佳消息，喜可知也。顧微聞衙中已有玉人，生妻欲不往。生母曰：「聘則為妻，奔則為妾；汝固先入，名正言順，何慮？」生母妻至，女登舟遠逝，見母伏謁盡禮，見生妻，敘齒，女少二歲，遂以姊相呼。生妻見女，自歎弗如。自此名分遂定。然內外家事，悉綜於女，雖生亦必咨而後行；佐生聽訟折獄，發伏摘奸，有神明之稱。

時各省教匪事起，多所牽涉，山東有巨盜亦教匪案中人，逃至閩省，為邏者所獲，寄泉州獄。教魁以重賂賄上游，將釋之矣，女不可，立斃杖下，群服其有決斷才。教魁知出自女，銜之，陰募力士伏要道刺殺生。女已先知，勸生勿出；或以事詣上官，則囑繞他道以免，謀卒不逞。一夕，忽有群盜斬關入室，洶洶索生夫婦，僕御咸走匿，女時已臥，急起環行室中，散發禹步，喃喃誦咒，群盜悉棄械自縛，無一得脫者。眾自此始知女有異術，生為緬述前事及女來去顛末，益疑為非人，互相傳說，物議沸騰。女聞之，滋不悅，勸生解官還鄉。生從之。

居粵東七年，女無所出，何女則連舉三男，並玉雪可念。女以南中地氣卑濕，令生改官京師，修葺新居，舉家北上。將入都門，有遊於道左者，即前日寄書之女也。與女問訊後，即詢前日得書後何以久不見復。女訝書從何來。女子笑指生曰：「此即寄書郵也，何乃竟作殷洪喬故事哉？」生恍憶前因，不禁自咎。女邀之偕居，並車入屋。是女為女之從姊妹，小字菊仙，號慧英。書中述父母並亡，將去河汾間依孀氏；幼時有約，共事一人，今孤子伶仃，請以為念。生搜諸敝篋，其書尚在，言與女吻合。菊仙論年雖近花信番風之數，而丰神綽約，尚如□七八許麗人。工畫能詩，尤精會計，時替女持籌握算，出入之間，不爽累黍。生母頗屬愛之，謂其有宜男相，竟歸於生，三年中學生四雄。生久居京師，贖還故居，重建一樓，供木主其中，題曰「夢星老人」，朔望必親往焚香，終身弗懈。